

人是容易怀旧的，什么消失了就怀念什么，比如我就怀念过透明的玻璃糖纸、羊角辫上的蝴蝶结、那面值五角或一元的压岁钱、那屹立于故乡原野花朵异常硕大异常艳丽的木芙蓉……这些时常闪现的怀念，一如秋后的阳光洒在泛黄的梧桐叶上，斑斑驳驳，多姿多彩。或许只要生活在时间的链条里，谁都逃不脱怀念这一“劫”。

书信，正是这么一种让人怀念的对象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时，仍将那捆生平中收集的书信带着，舍不得丢弃。那是一捆用红绸带打捆着，已经泛黄的书信。虽然时隔已久，但随意拿出一封，一看封面字迹，便知道是谁写给自己的，至于哪个时间段寄于自己，信中说了些什么，如果有好奇心，那就不妨再阅下。于是，便会很快穿越回那个年纪，重温对方的滔滔不绝或欲言又止——当然，这些是从别人寄给我的信件中的感受。

然而，我更怀念的是，自己曾经热衷的“喋喋不休”的我的书信。至今可曾还有人如我这般“珍藏”着？可曾还有人会如我这般时常再次“聆听”当初的“絮絮叨叨”？——这一切已无从知晓。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年自己从事书信时的那份“倾诉”的热切，及那种期盼、等待对方回信的焦灼心情。

生平中写信的高峰期是在师范那几年。那个年龄似乎有点强作“忧伤”，日常的学生生活似乎过得并不是很开心。离家远了，亲人、朋友的分离，导致思人思物的情绪日积月累堆积成“疾”，也因此将彼此的感情“浓墨重彩”起来。或许，在那通讯工具并不发达的年代，书信便成了最好的联系方式之一。

也不知道那时的自己到底聊了些什么，总之，一打开信纸，就有满腹话语急于倾诉，字迹从开始的端端正正，会随着心情的狂热而愈写愈大，愈写愈大——凤头虎尾似的铺陈，一如竹林七贤里嵇康的狂草。落款还要署上“余话再聊”之类的，如此余音袅袅，导致绵延不绝。

那时候，我着魔般地喜欢上“信聊”。日常里，表现平平，与同学的相处也属平淡类型，并没有倾诉欲望。但到了傍晚，心中的怀念便暮色四起，泛滥成灾，情不自禁地开始在信纸上“涂鸦”。记得当时写给最多的是在卫校就读的闺蜜阿佩，属理科女的她不喜这种“信聊”，回信不仅不及时，即使回了也是寥寥数字，不足满页。但丝毫不影响我给她写信的兴致。我似乎每天都有“话”跟她说，在情感上仍旧与“她”如初中那几年亲密无间的腻歪在一起。

于是，师范的几年生活，写信、回信变成了每个晚自习的必修课程。给闺蜜、给家人，似乎有聊不完的话和回不完的信。当然，收信也成了那时不可多得的乐趣之一。翘首期待、望穿秋水、枯苗望雨、望眼欲穿、寸阴若岁等等都可形容当时那种灼灼以待的心情。

师范毕业后，回到了亲人身边。写信这个爱好似乎“戛然而止”“不治而愈”，开始再也不热衷于“书信”。渐渐地，随着电话、手机等通讯工具的普及，在“喂、啊”声中，把一切摆平，搞定。书信的仪式、期盼的心情、遥远的想象、纸上的墨香统统被声音覆盖，说话更直接，心灵更草率，仿佛吃快餐，只为填饱。

如此快餐式的交际以至于如今连同窗关系都很淡漠，几年或几十年才开一次的同学会，能够到场的人也是寥寥无几，大家似乎都在无休止地忙生活讨生活，拒绝参加这些纪念友谊的仪式存在。

所以，还是很怀念书信及那些书写书信的日子。

怀念书信

任惜春

闲话庐山

刘德法

甲岁以来的休闲生活，让鄙人与众战友有幸游历了家乡毗邻的名胜山水；数月前的赣东北之行，就被上饶三清山“雄奇秀丽”之自然景观深深地震撼。有人说：“三清、黄山皆姊妹。”亦有人说：“黄山、三清各有千秋。”而黄山是全球唯一集“世界自然遗产、文化遗产、地质公园”三项顶级桂冠于一身之名山；本人于去年初夏领略过黄山的独特风姿。因而在游人心目中认定两山定位相近，山岳类型相似，评价颇高，这就凸显了三清山的景区地位。紧接着，游友一行的足迹遍布了享有“奇秀甲天下”之美誉的庐山，亦称匡庐，却感觉不到特别深刻、独到的印象。然而，众所周知，庐山乃世界级名山，论知名度，它远在三清山之上。

庐山之所以如此扬名，因为拥有山峦、飞瀑、云雾、气候(夏凉)等自然资源外，而且与近现代重大事件和历史人文积淀文化底蕴有直接的关联；人文景观，主要涵盖宗教文化、园林别墅、游记诗文等。仅是历代题咏庐山的诗文，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佳作知名度，都是包括三清山在内之诸多名山望尘莫及的。有人作过统计，历代咏匡庐诗文一万六千余篇，分别出自三千六百多位诗人之手。

咏庐山最早的诗文，当推晋代僧人慧远的《游庐山》，这位净土初祖的诗文，并非单纯写景，而是融入佛理，诗云：“崇岩吐清气，幽岫栖神迹……妙同趣自均，一悟超三益。”史家已有定论，继成晋宋时期山水诗之衣钵，说理多于抒情，不认同是一首脍炙人口之上品。

咏庐山最扬名的诗文，当推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、白居易之《大林寺桃花》和苏轼之《题西林壁》。李白之《望庐山瀑布》短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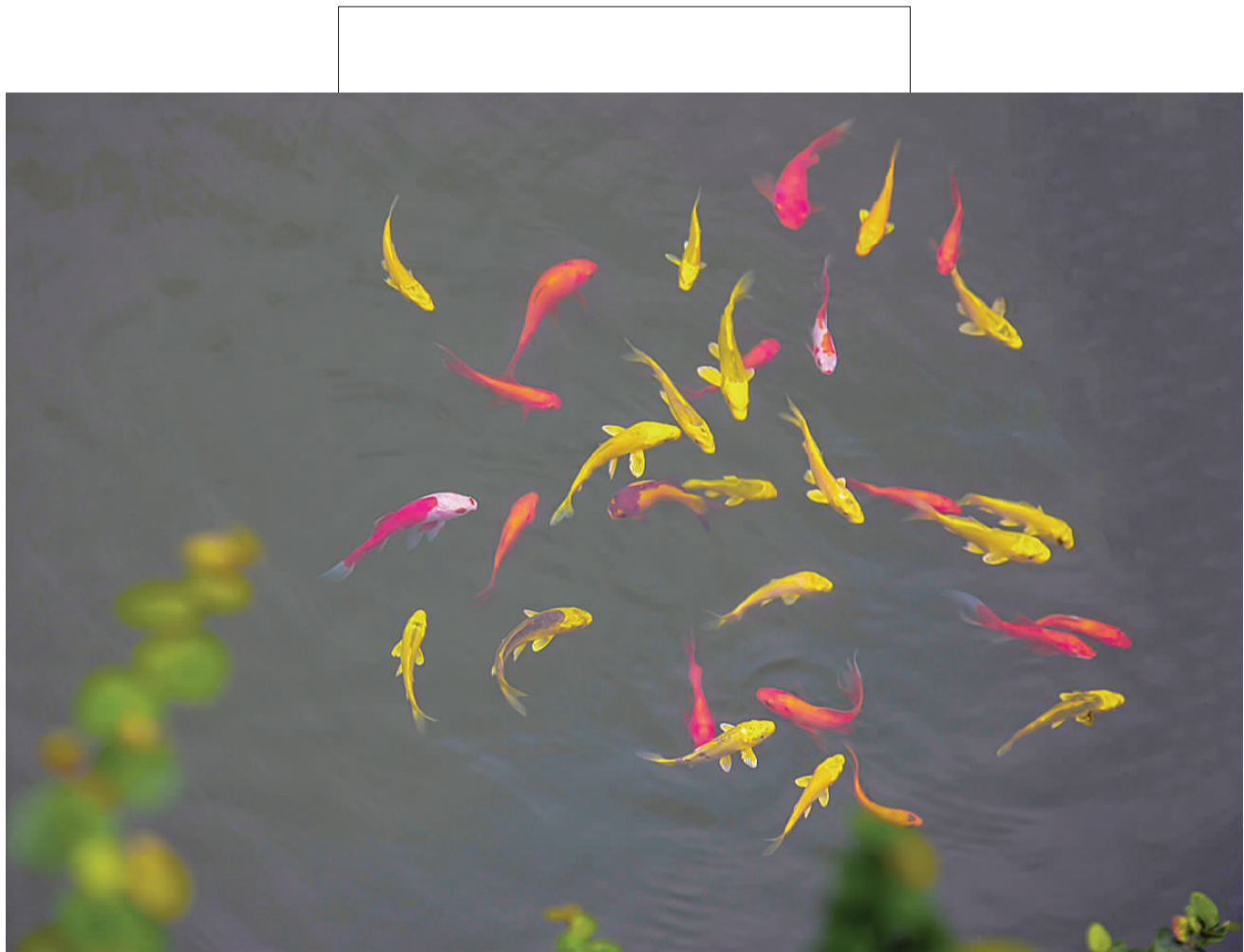
精悍，妇孺皆知。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前人曾对这首七律绝句作过极高的评价：“入乎其内，出乎其外。形神兼备，奔放空灵。”赞美其诗风雄奇豪放，语言自然流畅，音律和谐多变，构成其特有瑰玮绚烂色彩，把盛唐诗歌艺术推向巅峰。白居易之《大林寺桃花》写的并非庐山特有景色，而是揭示一个自然规律：匡庐海拔1164米，山高低温，桃花缓艳。

诗云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，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显然，这一反时令现象是诗人在游览庐山时无意之中发现的。惊喜、欢欣、愉悦之情油然而生，竟使千百年后的读者仍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临其境之韵味。苏东坡游庐山，诚如自已所言：“山谷奇秀，平生未见。”忙于观赏景物，他本打算专心逛景暂不咏诗，诚然在山南北麓转悠中，意外遇到许多僧俗粉丝，触景生情，又吟上好几首绝句，其中堪称名篇之《题西林壁》，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诗之亮点，着重描绘匡庐景点特色的同时，阐述了一个观赏景物与观察事物角度为要之理，使该诗成为充满辩证哲理之名句。真给力！

李白之《望庐山瀑布》问世后，人偃其望，很少有人以同一题材吟咏玩诗，颇有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之意味；可是唯有一位诗人不在呼李白的名望和当时社会对《望庐山瀑布》的极高赞誉，此人便是盛唐中叶之徐凝，他在《庐山瀑布》诗中写道：“虚空落泉千仞直，雷奔入江不暂息。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徐凝这首诗颇具争议；大诗人白居易对

此诗极力赞赏；而大文豪苏东坡只欣赏李白的作品，对徐凝诗作不以为然，提笔嘲讽道：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惟有谪仙辞。飞流溅沫知多少，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“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。”动态静态互对比，水色山色相辉映，视觉听觉齐冲击；拥有大气磅礴，气贯长虹之态；但相对李白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就显得不可“同日而语”。此情此景，现代有学者从“拟喻”“用典”“结构”三个方面，逐词对比，逐句辨析，阐明优劣，据实挺徐。明人杨基用“李白雄豪绝妙诗，同与徐凝传不朽。”以褒之。亦有人则以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阐述自己观点。

把匡庐与三清作对照，即明事理。影响一处山水知名度之因素，不仅限于自然景观，还有历史人文积淀文化底蕴；讲透彻一些，就是得有历史名人巨匠舞文弄墨为其打广告，做宣传。探究历史，庐山在晋代始建寺庙，现有“一山藏六教”之说。晚清、民国为鼎盛时期，近现代吸引了不少中、外上层社会权贵、商贾在此造别墅、筑乐园、建富人天堂，至今仍保存近700栋呈英、法、俄等18国建筑风格、展现异国情调之老别墅。开发显然比三清山早得多，因而历代有众多名士文人为其效力；而三清山“远藏深山无人识”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，才启动进山通道交通开发，其观光栈道是在2001年才开始论证、测量、设计等布局；三清山之美名是近年才被外界所知。俗话说：“逛景不如听景”，听景最佳方式，当然是“听”文人墨客用他们手中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。



张光林 摄

歌颂中国农民丰收节^(三)

吟丰收节

刘世金

现在农民最自由，赶潮下海闯神州。
经商办企钱包鼓，种粮养畜大丰收。

庆丰收

徐玉梅

云淡星稀泛曙光，男男女女抢收忙。
瓜甜菽饱心欢悦，稻趁鱼肥汗亦香。

万里同歌中国梦，千村共筑小康庄。
惠民政策人人颂，喜庆丰收幸福长。

诗画畚乡 丰收景宁

陈舒

郑坑举办丰收节，吴布成为主现场。
外地高朋纷沓至，天涯赤子返家忙。
爬刀趟火惊魂魄，抢割抢收比倔犟。
相互传经和送宝，来年再聚美畚乡。

丰收节

柳英英

吴布田畴稻穗香，畚民喜悦入心房。
惠农政策千般好，奔向小康诵一行。

庆丰收

梅盛铭

秋分前后郑坑游，稻浪起伏如舞绸。
毕竟畚家人气旺，刀山炼火庆丰收。